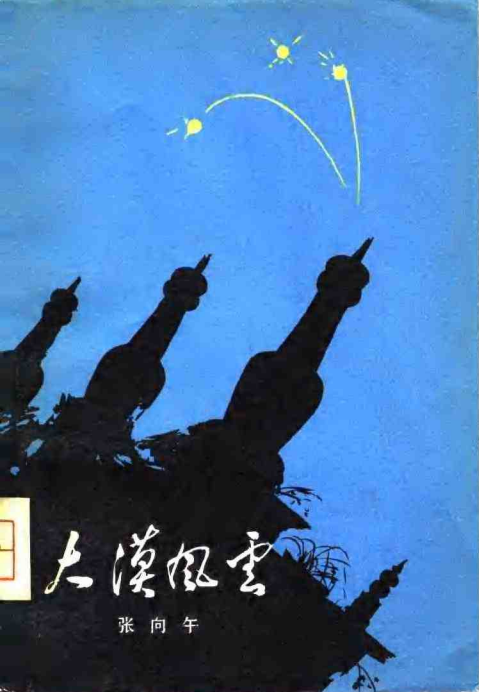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汉风云

张向午

内 容 简 介

小说以沙漠边缘地区——蒙汉杂居的沙市村为典型环境，围绕该地区漠北骑兵及土、牧政运动，描写了我藏翁重二支队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，同反动地主、牧主及武装土匪作斗争的故事。

作品通过曲折错综的故事情节和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，塑造了区长陈英、区长满都拉、民兵队长武强以及额尔敦、武守业、莫日格、周小环等栩栩如生的正面人物形象。同时，也深刻地刻画了反动地主、牧主分子张青山、敖其尔等反面人物的性格。

作品还成功地描写了满都拉与周小环、武强与莫日格两对恋人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。

大 漠 风 云

张 向 午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沈阳市南京街65号1层2号）

（沈阳新华书店发行）

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4 1/2 插页：2

字数：324,000 印数：1—23,650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556 定价：1.05 元

人 物 表

陈 英：敖翁旗旗长，兼第二支队政委。

满都拉：沙海寺的夫役喇嘛，后皈依喇嘛教，参加革命，后被提拔为艾里皋区副区长。

武 强：沙南村民兵队长，后期是村长。

周小环：地主张居山的使女，后参加革命，当了艾里皋区的妇女干部。

额尔敦：沙南村农牧会主席兼村长。

莫日格：贫牧，额尔敦的女儿。

刘 达：陈英的通讯员。

武守业：农民，武强的父亲。

孙老根：自私自利的农民。

孙冬花：农民，孙老根的女儿，后当了村农牧会文书。

楚 鲁：贫牧，二流子。曾参加旗支队当了几个月的战士，后退伍回家，在牧改后期当了民兵队长。

郭 海：雇农。

张胜起：敖翁旗第二支队队长。

王 华：敖翁旗第二支队副队长。

李百岁：贫农，后被选为大营子村民兵队长。

班 弟：沙海寺的小喇嘛。

李 仲：张家小铺的小学粗，后当了村农牧会文书，后又跟张青山当了土匪。

敖其尔：教主，仍甲长。开始任敖翁旗第二支队副队长，后背叛革命，投靠国民党九十三军，被任为“敖翁乌保安第一团团长”。

张居山：地主，开始是敖翁旗第二支队队长，后辞职回家为民。

张青山：地主，张居山的弟弟。开始是敖翁旗第二支队参谋，后辞职，土改时逃亡，投靠国民党九十三军，被任为“敖翁乌保安第一团”团副。

达喇嘛：沙海寺政教最高统治者。

道尔吉宁布：敖其尔的管家。

二 魁：民兵。

双 山：民兵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枯树昏鸦.....	1
第二章	叛逆者.....	41
第三章	大漠迎朝阳.....	87
第四章	砍倒大树有柴烧.....	161
第五章	小桥的风波.....	214
第六章	不平静的夜.....	291
第七章	引蛇出洞.....	324
第八章	沙海轻骑.....	384
第九章	胜利的歌声.....	432
尾 声		450

第 一 章

枯 树 昏 鸦

一

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的辽阔三角地带，是绵亘千里的大沙漠，这就是著名的小腾格里沙漠。沙丘连绵起伏，高若山岭，低似溪谷，犹如大海的汹涌波涛。然而，这波涛并不是蓝色，而是金色。所以，人们把沙漠都称作金色的海洋。

沙漠有两种形状，一种是流沙，这种沙丘，就象喇嘛的头顶，光秃秃的寸草不长。风一吹来，它就随着风势移动，扬起漫天黄沙，一夜之间，就会改变原来的模样，变得千姿百态；另一种是固定沙丘，它上边生长着一些茂密的植物，有沙柳、山榆、骆驼蒿、雪里洼和杂草，这些植物结成一层厚厚的植被，固住了散沙，成为天然牧场。

在大漠南端，靠近老哈河北岸，有一块方圆数十里的平甸子。从沙漠绿洲流出的清泉水，汇成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，劈开甸子流入老哈河内。人们把这条小溪叫细河。细河东是平坦的大田；细河西是一马平川的草滩。细河东聚居着

百余户汉族，历来从事农业生产；细河西则散居着三十多户蒙族，过着定居游牧生活。两个营子一溪之隔，都是依沙傍水，人们惯称沙南村。

沙南村的蒙汉两族，历来和睦相处，互通有无。两个民族都信奉佛教，不论穷富，每家每户都设有佛龛，在精制的佛龛里，供奉着一尊小巧玲珑的铜佛。买不起铜佛的人家，也要买一张彩印的“南海大士”像贴在墙上，晨昏烧香叩首，每日虔诚祈祷。宗教信仰的一致，是联结蒙汉人民思想感情的纽带，而喇嘛庙则是传播这种信仰的策源地。

细河西岸一块高包地上，有一座宏伟壮丽的中国殿堂式喇嘛庙。此庙名曰沙海寺。庙里有大小喇嘛一百余人。每年按着夏历安排很多庙会。庙内行事有：正月初一举行祝贺新年会；初十左右是祈愿会；十五多作跳鬼会。三月二十二至二十六作春天超渡亡魂法会。四月初一，喇嘛们集中一起，作“嘛呢法会”；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生日，举行圣诞法会。七月十四至十六日，作盂兰盆会；七月二十二是秋季超渡亡魂会。八月初一是安息末日，庙内开展游戏、角力等活动；八月仲秋举行秋季祈愿会。九月九日，庙内举行重阳节诵经会。十月二十五日是传播教法的祖师小安息佛逝世日，庙里举办明灯会。十二月二十二日，举行冬会。每逢庙会，信徒和施主们都到庙上献供、施舍，喇嘛则诵经、跳鬼，热闹非常。

一九四六年正月十五的清晨，东方沙丘顶上刚露出一抹早霞的淡辉，沙海寺钟楼便响起“当、当、当”的钟声。钟声嗡嗡，划破黎明的寂静，唤醒了沉睡的众喇嘛，他们纷纷

起来盥漱更衣，各尽职守。

哈尼尔喇嘛^①满都拉敲完钟，从钟楼上走下来。这是一个二十左右年纪的小喇嘛，他中等身材，头戴一顶沙牟帽^②，身穿一件沾满油泥的橙黄色棉袍，腰扎一条绛紫色绸带，脚穿一双破旧的纳帮青布靴。他黑红色脸膛，吊梢眉下镶着一对有神的吊梢眼。这副仪表给人一种机智、刚毅的印象。满都拉走进山门洞，拉开门栓，把两扇挂着铜环、铆着大盖钉的笨重的红漆门，推靠在两侧，回身拿过写着黑字经文的白布法幢，挂在山门外影壁墙两侧的旗杆顶上。法幢在晨风吹拂中，呼呼拉拉飘扬着。他回到庭院，拿起用芨芨草攒成的扫帚，走到青砖砌成的影壁墙前的广场上，喇啦喇啦扫起散落的草屑和粪末来。

朝阳从东边的沙丘顶上冉冉升起，给沙海寺的三进四合殿宇镀上一层金光，使这座画栋雕梁的建筑，更显得古香古色。

影壁墙前光洁的沙坪上，信徒、施主以及闲看热闹的人，陆陆续续聚集了好多。最先来的是孙老根。这人五十多岁年纪，稀疏的胡子，黑黄色的面皮，额头和眼角已经刻上密密麻麻的皱纹。他穿一身肥大的青土布棉衣，头戴一顶破毡帽头，腰扎一根麻绳带，两只手插进袖筒里，见着扫广场的哈尼尔喇嘛搭讪问：

“满都拉，过年没回家歇几天？”

① 夫役喇嘛。

② 喇嘛专用帽。

“啊，”满都拉停住手中的扫帚，直起腰说：“庙上没给假。”

“你阿爸也没来庙上看看你？”

“他不信佛，轻易不到庙里来。”

“信佛有佛在，不信佛佛不怪。”一个面色微黄，约三十多岁年纪，穿一身破旧蒙古袍，扎一根结着疙瘩的旧绸带的人在一旁插了一嘴。这人叫楚鲁，平日游手好闲，喝酒却是拿手本事。半斤酒一下肚，东一耙子，西一扫帚，信口开河就没正经词了。因此，人们都称他为酒鬼。楚鲁来参加跳鬼会，并不是出于信仰。他从一懂事开始，就曾随同父母祭奉神佛。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仍是家徒四壁。佛对他发生过什么慈悲吗？没有。所以，他认为，佛只不过是一种意愿的象征。信奉的人多了，大家也就随帮唱曲。其实，楚鲁有钱才不甘心往庙上舍呢，吃点喝点是真的。他常说，攒下金银是追命鬼，交下朋友才是护身皮呢。所以，他一向不主张积攒钱，他自己分文不攒，他也不为儿孙积攒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用不着老子做马牛。有了钱就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没有钱认可挨着，也不偷不摸，这就是楚鲁做人的哲学。今天他来看庙会，并无所求，实属闲看热闹。

“信佛靠心诚，心诚佛就灵。”孙老根凑到楚鲁身旁，用胳膊肘捣了他一下，警告说：“你今个没喝酒，怎么瞎说白道起来了？佛爷要知道你的心不诚，给你显个灵就够你呛。”

楚鲁瞭了孙老根一眼，不在意地一笑，撮起嘴打着悠扬的呼哨，怡然地走到另一边去了。

看热闹的人来得差不多了。这时，只见三个穿长袍缙褂的人，蹒跚地从村里走来。这三个人都是本村的财主。走在前边的是个胖矮个，约四十六、七岁年纪，宽额头，高颧骨，蒜头鼻子，老鸱子眼。耳后有一块象猪皮似的黑痣。他头戴灰礼帽，身穿沿着赭黄色边的藏蓝上林吊面的皮袍，腰扎一条崭新的红绸带，脚穿黑皮靴，这人叫敖其尔，是沙南村的伪甲长。和他并排走的人是细高个，约五十多岁年纪，长瓜脸，尖下颏，泪眼凹腮，薄嘴唇上留着两撇八字胡。他头戴一顶水獭皮大耳扇棉帽，身穿青贡呢吊面的羔皮袄，外罩青缎子团花马褂，脚穿靴头式棉鞋。手里攥着两个磨平棱角的大核桃，一边走一边在手心里不停地转动着，发出“嘎唧嘎唧”的微响。这人叫张居山，是沙南村的头等富户。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兄弟张青山。张青山约四十多岁年纪，长眉毛，三角眼，左眼长着一块苍蝇翅似的玻璃花。他头戴一顶灰鼠皮耳扇、镶着金边的乌丹城著名的毡帽头，身穿深蓝色线绉棉袄，青贡呢棉裤，裤角扎着青腿带，脚穿高腰帆布皮鞋。肩上斜挎一支装在木壳里的二号长苗匣子枪。三个人谈笑风生地走进广场，站在人丛后边，正好和孙老根靠在一起。

“孙老根，你看跳鬼倒挺抢先的。”张青山鄙夷地看了孙老根一眼，奚落地说：“光看热闹不行，得多往庙里进点贡，别瓷公鸡一毛不拔。”

孙老根卑怯地一笑没作声。他有个毛病，在有钱有势人面前说话嘴短，向来是以家财多少和权势大小论人品高低的。在他的眼里，敖其尔和张氏兄弟，都是本村大户，是一跺脚地皮都颤动的人。而他那几十亩地两头牛，五间上房小院套

的日子，连人家一个犄角也比不上。人家薸一根汗毛比他的腰都粗，他哪能和人家站在一起拉长谈呢，那简直是不自量力。所以，每逢遇到这种场合，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过去，说上二八两句话，赶紧溜掉。今天乘着人多，他挤挤插插就闪开了。

广场上聚集了约五、六百男男女女，自动站成一个大圆圈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当中空出一块圆场。来晚的孩子们，占不着有利地势，就象羊羔子似的，东钻一头，西扎一头，从大人的胳膊窝里往前挤。

跳鬼会就要开始了。众喇嘛列队拥出山门，分开观众，进入影壁前的广场——跳鬼场。跳鬼的喇嘛，有伴奏者和扮演者两类。伴奏喇嘛分别掌握大鼓、铙、钹、长喇叭、振铃等十几种打击乐器，有秩序地站在影壁墙青石台下，专心致志地等候伴奏。扮演不同鬼的喇嘛，穿上服装，戴好面具，手持道具，跃跃欲试地准备出场表演。

跳鬼会开始了。今天跳的鬼，名叫“米亚勒”，是一出带有故事情节的哑剧。

首先，有头带鸡冠帽，身穿喇嘛衣，肩披红袈裟，右手拿拨楞鼓，左手持振铃的两个喇嘛，安安稳稳地走到场中间，端坐在事先摆放好的长条凳上。这两个喇嘛是一师一徒，师傅名叫“希拉布道尔吉”，徒弟名叫“来昌瓦”，这师徒已入深山修炼多年，炼成了金刚不坏的身体，寒暑不侵，刀枪不入。

接着，有黑叟、白叟两个猎人。他俩正带领两只猎犬追赶着两头鹿。头戴鹿面具，伪装鹿形的两个喇嘛，在鼓、

铙、钹的铿锵合奏音响中，跳跃出场，惊慌地回顾着后边追来的猎犬，跳跃至端坐的二喇嘛面前，乐队音响嘎然而止。扮演希拉布道尔吉的喇嘛，摇动拨楞鼓和振铃，口诵“唵、嘛、呢、叭、哒、吽”六字真言，二鹿立即匍伏于喇嘛左侧。相继，头戴犬面具，化妆成犬形的两个喇嘛出场，配合着鼓、钹的节奏，又跳又舞，寻觅奔逃的二鹿。跳到喇嘛跟前，鼓、钹声停止，二犬听到诵经声，匍伏于喇嘛右侧。随之是黑叟、白叟两个猎人出场，黑叟戴黑须面具，白叟戴白须面具，两个人都戴着高而尖的圆锥形帽子，用带系着下颏。身穿豹皮衣，肩背弓箭，腰挂宝剑，在打击乐伴奏下，手舞足蹈，作寻鹿与犬的动作。舞至喇嘛跟前，见鹿与犬均被喇嘛驯服，勃然大怒，用拳头捶击喇嘛，喇嘛安然不动。又捡石头砸喇嘛头顶，喇嘛仍端然正坐。随之又拔出弓箭射喇嘛心，抽出宝剑刺喇嘛眼，喇嘛丝毫未受损伤。猎人大惊，问：“你们是人还是鬼？是人早说话。”于是，希拉布道尔吉喇嘛念诵经词，劝说猎人不要杀生害命，猎人受了教诲，心悦诚服地坐在鹿的左侧。

相继有二风神凶猛袭来。扮演二风神的喇嘛，头戴山羊羔皮帽，身穿白布衣，腰扎马鬃牛毛织成的绳索裙，每个绳头系一个小小的凹形铜铃。手执一根染着斜纹形红绿颜色的木棒，在鼓、钹竞奏的噪音中，旋转出场，绳索裙张开，象一把雨伞，无数个系在绳头的凹铃，稀里哗啦，发出和谐音响。风神盘旋到喇嘛前，狂拥猛推，喇嘛安稳不动。并摇动铃、鼓念经，二风神被说服，坐于猎犬的右侧。

随后又来了二天神。扮演天神的喇嘛，身穿甲冑，头戴

青脸红发、巨齿獠牙的面具，威武地出场。行至喇嘛跟前，以手作移山于喇嘛头顶状，喇嘛闭着眼睛，把戴着鸡冠帽的头摇晃一下，虚空中的山便立即崩摧。遂诵经劝说天神，二天神俯首无言，随侍立两旁。

最后从一坟中钻出一恶鬼。扮演恶鬼的喇嘛，头戴散发和黑脸红眼的面具，身穿青衣，光着脚跳跃出场。恶鬼张开血盆大嘴拟吃喇嘛，但啃着牙疼，咬着唇伤，因而不敢靠近。喇嘛再诵经咒，降伏恶鬼。随之，打击乐与长喇叭等齐奏，二鹿站起来跳舞。依次是猎犬、猎人、风神、天神、恶鬼相继跳舞。舞姿奇形怪状，丑陋不堪。伴奏的乐器阴森恐怖，使人毛骨悚然。扮演者们狂舞乱跳了一阵，二位喇嘛离坐，昂然地走到场子中心，摇动手中的铃、鼓，嘴里嘟嘟囔囔诵念着经词。鹿、犬、猎人、风神、天神、恶鬼依次随在喇嘛的后边，绕场三周，拨开人群，走向寺庙。跳鬼会随告完结。

这种跳鬼会每年要举行几次，内容和形式大同小异，大都是宣扬喇嘛教至高无尚的。也没什么程序，跳鬼一结束，就象文艺节目终场似的，观众们也自然散去。但“米亚勒”这个哑剧里的主人公——希拉布道尔吉喇嘛的形象，却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。那些善男信女们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总是要进行一番议论：

“希拉布道尔吉喇嘛比孙大圣还能呢。”

“得道的高僧，真能降龙伏虎哇。”

……

人们都四散着走开了，广场上只剩下敖其尔和张氏兄

弟。他们也议论着：

“佛教神通广大呀。”张居山感叹地说：“一跳鬼，庶民百姓不清自来，还是寺庙得民心哪。”

“嗯，往后咱们真得跟达喇嘛勾起手来呢。”敖其尔说：“没有政权，就得靠神权哪。”

他们边议论着，边慢腾腾地登上山门青石台阶，走进了庙院。

正在清扫甬路的满都拉认识他们，这是庙里的三位大施主。每年他们都向庙里施舍很多钱粮，和达喇嘛交情至厚，向来是庙里的座上客。他们来了，如果不向达喇嘛通报，达喇嘛怪罪下来，说不定要吃苦头。于是，满都拉把扫帚依在前殿的山墙上，急急忙忙跑进西跨院庙仓，向达喇嘛作了通报。

达喇嘛听到哈尼尔喇嘛的禀报，急忙整装出迎。达喇嘛约五十来岁，淡眉细眼，脸上胖得象擦了一层油。两腮向外扎煞着，脖子后象几条山脉并挤在一起。红头鼻子，光光的嘴巴，一顶沙牟帽盖住光秃的脑袋。深黄色棉袍罩住内衬的白大褂。一条红紫色疙瘩绸带缠绕在粗圆的腰上。走起路来腆着肚子，就象用两条后腿站着走路的棕熊。达喇嘛是沙海寺政教的最高统治者，象今天这样的普通庙会，自然由执事喇嘛安排了，用不着他出头露面。可是听说三位左右沙南村局势的人物亲临寺庙，他不能怠慢，于是，挺着肚子，眯着眼睛迎了出来。

“哪阵香风把三位施主送进庙来？”达喇嘛把念珠挂在腕子上，合掌当胸，彬彬有礼地说，“寺院幸甚。”

“嘛嘛^①，恭贺春喜呀。”敖其尔和张氏兄弟一同抱拳施礼，向达喇嘛致春节问候。

“我们兄弟与敖甲长是不期而遇。”张居山说，“乘今日盛会之际，祈祷佛爷，赐福增祥啊。”

“嗯，还得求嘛嘛占上一卦呢。”敖其尔说，“看看时局咋样。”

“天时不可不问哪，哈哈哈。”张居山张开八字胡的嘴，仰面大笑起来。其他几个人也迎合着笑了。

达喇嘛带领着敖其尔和张氏兄弟，从天王殿西侧穿过小门，来到达喇嘛住的庙仓。达喇嘛推开庙仓的砖墙瓦顶门楼的两扇红漆板门，把三个人领进一座紧聚的小院。用鹅卵石砌成的甬路，笔直、美观。甬路两侧松柏参天。正房是五间滚龙脊硬山砖瓦房，四根红柱支住前出的廊檐。格扇形的门窗，雕刻着精美的图案。东西两侧各有三间配房，是作仓库用的普通瓦房。院里既无禽鸣，也没畜叫，十分幽雅静谧。几个人登上廊前的石阶，达喇嘛从肚囊里掏出钥匙，捅开“将军不下马”铜锁，站在门侧，摊开一只手往屋里让着客人。

达喇嘛的卧室简朴而具有佛门弟子的风度。靠窗户是火炕，炕上铺着和炕同样尺寸的栽绒毯，上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行李卷。天棚用蜡花纸糊着，被烟熏得已经发了黄。地下靠北墙放着一口躺箱，因为年月太久，挂的污垢太厚，已辨不清本来的颜色。箱子上放着一个精制的小佛龛，里边放

① 对喇嘛的尊称。

着班禅、达赖铜像。靠山墙放着一个和躺箱同样颜色的碗橱。

达喇嘛把三位施主让到炕上，急忙放上雕着海水江牙的茶桌，从碗橱里端出奶豆腐、炒米、黄油、红糖，随后用火筷子把炕沿边木架上放的铁火盆里的木炭火扒个槽，把一铜吊壶温开水坐上，片刻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他端上茶具，沏好红茶，招待三位施主喝茶。

“嘛嘛，”敖其尔啜了一口茶说：“你给算一卦，看看咱们这个大沙窝由谁来管哪？”

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。”张居山说，“黎民百姓也盼望有个正头香主哇。”

“你们好咬文嚼字。”张青山说：“干脆，鸡蛋皮擦屁股，叽哩呱啦脆。国共两党不是干起来了么？就算一算哪头胜哪头败吧！”

“啊，我明白了三位施主的心意了。”达喇嘛掀开盖着佛龕的黄缎布，从里边拿出一个长圆形竹筒，拨开盖倾出三枚显露着“康熙通宝”字样的铜币，“哪位施主占卜？”

三个人你推我，我让你，最后由敖其尔代表了。他把三枚铜钱捧在手心里，稀里哗啦摇晃了几下，往栽绒毯上一撒，铜钱落地，有的汉字朝上，有的满文朝上。达喇嘛用右手食指交叉串换着铜钱的位置，嘴里嘟嘟哝哝诵念着“天干”、“地支”的一部分字数。算完，他仰起挂着一嘟噜肥肉的下颏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这是吉祥如意的〔六合卦〕。”达喇嘛解释说，“佛爷保佑。三位施主官运亨通，生财有道哇。”

“满洲国倒牌子了，现在连个准姥姥家都找不到，官运

亨通个屁吧。”张青山说。

“要打猎，得豁出子弹；要做官，得豁出钱财。”敖其尔说，“凭咱们弟兄的家底，买个官做是不费吹灰之力哟。”

“动乱之秋，战局未定。”张居山不停地转动着手中的核桃，深沉地说：“两党交战，烽烟四起，谁胜谁负，尚难断定。古往今来有一条规律，胜者王侯败者贼呀。”

“叫我看，”张青山自恃地说：“国民党有美国当靠山，使的是上等家伙式，打胜是没说的，江山早晚得老蒋坐。共产党使的土枪土炮，又没后台老板撑腰，根本成不了大旗号。”

“管他谁胜谁败呢。咱们别看三国掉眼泪，替古人担那份忧了。有奶便是娘。”敖其尔说，“不管换哪个朝代，金钱也是有用的。依我看，咱们先拉起一杆子人马，有人有枪再有钱，谁来还不赏个一官半职的。”

“对。”达喇嘛把铜钱装进筒里，放回原处，赞同地说：“拉起队伍，保卫地方，免得盗贼作乱，扰害百姓。”

“嘛嘛说得在理。”张青山膘了张居山一眼问：“大哥，你的字眼深，有韬略，这样干你看行不？”

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目前两军大动干戈，胜负难测，也只好如此。”张居山说，“不过，招兵买马，需要耗费，两手拮据，恐怕难成大业呀。”

“靠山烧柴，靠河吃水。”敖其尔说：“按土地人口，给各家各户派款嘛。”

“对。有钱的出钱，有马的出马，有枪的出枪。”张青山补充说，“穷得当当响的户出人。”